

新唐书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一百九十六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邱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係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高尙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慕者類於篇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

徒河汾閒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羅網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它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畱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

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
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
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
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
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
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
柰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荅
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
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
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
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
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

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臯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髻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灰一者重頭昂尾蛇頸貉膝踞齧善蹙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偪署鄉正委之地不冝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苾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
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
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
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
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
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
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
疾柰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
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
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
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癘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
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

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癘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鈇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柰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
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
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
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
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
有方外志與其棲遲山水閒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
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
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
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
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肱煙霞痼疾者帝曰

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辭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邱山騎牛帶瓢出入塵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宜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它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

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詔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因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立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與劉方博友善喜讀周易

老子餌松柏葉襍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
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立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
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
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
之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洺州刺史元行沖邀致
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
沖垢穢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
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
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
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

書荅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歿日鑿墓自爲志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宣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鎗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櫻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襍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管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

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
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杖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
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
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竝祖城東
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
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
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徧遣士
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邱子景雲中
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尙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
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
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

閻履忠畱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老父滋蒸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

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諳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畱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

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
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
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
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
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
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諡體立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
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
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輒散
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
其棺見骸垢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
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尙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立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案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談譎似方士剡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